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light gray with a subtle, abstract pattern. It features a large, faint, fan-like shape in the center, composed of many thin, radiating lines. In the corners, there are clusters of small, dark gray geometric shapes, including circles, squares, and crosses, some of which are arranged in a grid-like pattern.

中国民族史

(下)

编者董原

目 录

第七章 肃 慎.....	1
第八章 苗族.....	43
第九章 粤族.....	57
第十章 濮族.....	88
第十一章 羌族.....	102
第十二章 藏族.....	123
第十三章 白种.....	130

第七章 肃 慎

今所谓满族，见于史籍最早者，当推肃慎。肃慎之名，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周本纪》，《孔子世家》；《大戴记·少闲篇》；《书序》；《周书·王会篇》；《左》昭九年；《国语·鲁语》；及《说苑》，《家语》之《辨物篇》。《大戴记》之文，似与《五帝本纪》，同出一原。《孔子世家》之文，与《国语》大同。王肃造《家语》，盖取诸此。即《书序》亦据此伪造，而后人更以窜入《周本纪》者也。

《五帝本纪》述舜之功云：“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支、渠搜、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乌夷。《索隐》“北发，当云北户；南方有地名北户。又按《汉书》：北发是北方国名，今以北发为南方之国，误也，此文省略，四夷之名错乱。西戎上少一西字。山戎下少一北字。长字下少一夷字。”《大戴记》则云：“朔方幽都来服，南抚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来献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视。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自民明教至来服二十字，下述禹汤文之功并同。案此两文似皆有错乱，然大意自同。所异者：《史记》以肃慎与山戎、北发并列，谓与交趾、北户、析支、渠搜、氐羌、乌夷、长夷，同在荒服之外；《大戴记》则以交趾与朔方、幽都、西王母并举，似视之较近；其与肃慎并列者，则少山戎之名；与之并举，谓在海外者，亦少析支之名，并不举

东南二方而已。四海与荒服，似皆以大概言之，不能据昔人所言四海及五服远近里数，以定其所在。《尔雅》：“觚竹、北户、日下、西王母，谓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四荒在四海之外；而《王制》以雕题交趾为南蛮；则交趾、北户，浑言之，同为南方远国；析言之，则交趾视北户为近。山戎即战国时之东胡，其所居之地，已见第二篇。北发不可考。《史记》举三国之名，似系由近及远；则《大戴记》不举山戎，似即以朔方幽都当之，犹其于南方，近交趾而远北户也。

如上所言，仅知肃慎更在山戎、北发之表，而不能确知其所在。《周书》以肃慎与秽人并列，秽人即貉族，已见前篇。貉族古代居地，虽未能确知；然据前篇所考，大约在北燕之东北。则史家以后世之挹娄靺鞨，在今松花江上游者，当古代之肃慎，似不为过。然《左》昭九年，以肃慎与燕亳并列，为武王克商后之北土；与魏、骀、芮、岐、毕为西土，蒲姑、商奄为东土，巴、濮、楚、邓为南土并举。辽东西之地，虽或以为古代营州之域；然谓松花江上游，周初视之，与魏、骀、芮、岐、毕诸国相等，终嫌其似不于伦。《孔子世家》“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石弩，矢长尺有咫。陈湣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弩，长尺有咫”云云。此文虽不言肃慎所在，而有楛矢石弩方物为据；后世所谓挹娄靺鞨者，其国固犹产此物；且犹以之为贡；考古者遂以此为古代肃慎。即在后世挹娄靺鞨之地之诚证。然予谓此只可证古代之肃慎，即为后世挹娄靺鞨其人，而不能证古代肃慎，必居后世挹娄靺鞨之地何者？楛木固随处有之，石

磐亦所在皆是；必指今长白山之木，中为矢榦；松花江之石，中为矢镞；遂谓古代肃慎氏之楛矢石磐，必为此物，固无解于武断之讥也。阎百诗谓肃慎氏即今宁古塔。其地榆松枝枯，堕入混同江，化为石。可作箭镞。榆化者为上，松化者次之。未免失之穿鉴。然则谓朝鲜、□貉、肃慎，皆本居燕北，迨燕开五郡时，乃为所攘斥而北走，虽书阙有间，若无诚证，而其理固有可信矣。《淮南·地形训》：“东北薄州曰隐土。”案薄毫二字之互讹，已见第一篇附录《释毫》。此所谓薄州，殆即左氏所谓“肃慎，燕，毫”者也。亦可见肃慎与燕相近。

然则何以知古代之肃慎，必即后世之挹娄靺鞨其人也？此其证有二：挹娄靺鞨外，后世更无用楛矢石磐之民，一也。汉时但有挹娄，而《晋书》云：“肃慎，一名挹娄，”此必晋时挹娄人仍以肃慎之名自通。不然，则《晋书》当云挹娄古肃慎国，《魏书·勿吉传》：“旧肃慎国也。”旧字盖指晋时言之，若指三代以前，则常用古字矣。不得云“肃慎一名挹娄”也。二也。晋时之肃慎，《魏书》称为勿吉；《隋唐书》作靺鞨；辽以后称女真；至明末，乃有满洲之称。案《大金国志》云：“金国，本名珠里真；后讹为女真，或曰虑真。”宋刘忠恕亦称金之姓为朱里真。《满洲源流考》云：“北音读肃为须，须朱同韵；里真二字，合呼之音近慎；盖即肃慎转音。国初旧称所属曰珠申。亦即肃慎转音也。”又案清人自称其部族之名曰满洲。据日本稻叶君山所考：《清朝全史》则谓“清人在明时，部落之名，仍曰女真。其建号曰清以前，尝自号其国曰金。至满洲二字，则明人及朝鲜人，音译皆作满住；乃大酋之称，既非国名，亦非部族名。”予案《魏书》：靺鞨之酋长，号大莫弗瞞咄；瞞咄即满住之异译。勿吉、

靺鞨，似仍系瞞咄音差。此族人惯以酋长之称自名其部族，而他人遂误以称酋长之词，为其部族之名，固古今一辙也。《满洲源流考》又云：“挹娄二字，即今满语之懿路，乃穴居之义。”然则挹娄者，他人以其穴居而名之；勿吉靺鞨，则误以酋长之称为部族之名；至其部族之名，则古曰肃慎，后世曰女真、虑真、珠里真、朱里真；清人则译作珠申；亦即现在所谓索伦，固有异译而无异语矣。

肃慎古代居地，盖遍今黑龙江及其支流流域；而史言其地不同者，则其通中国有早晚耳。《后汉书》云：“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未知其北所极。”夫余都城，在今农安县附近；其疆域，则跨松花江而东。相去千余里，盖指夫余都城，及挹娄诸部落中，与中国交通之部落计之，其地当在今吉林东境。东滨大海，则抵今俄领沿海州矣。《晋书》云：“在不咸山北，去夫余可六十日行。东滨大海，北极弱水。”不咸山，今长白山；弱水，今松花江也。与嫩江会合后东流之松花江。《魏书》述勿吉使者乙力支之来云：“初发其国，乘船溯难河西上。至太弥河，沈船于水，南出陆行。度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又述自和龙至勿吉之路云：“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五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环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难河，今嫩江。太弥河，即太鲁水，《北史》作太岳鲁水。今洮儿河。洛孤水，即如洛环水，《北史》作洛瓌。今老哈河。速末水，《唐书》作粟末水，又作涑末江，今嫩江会口以上之松花江也。勿吉之地，盖本夫余所有。日本津田左右吉《勿吉考》云：“《魏书·高句丽

传》述其四至云：北至旧夫余。盖长寿王初通贡于魏时，魏封册使李敖所闻。长寿王之初贡魏，事在太延元年；据《册府元龟》。云北至旧夫余，则斯时高句丽之北方，尚不知有所谓勿吉。而乙力支之来朝，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据《册府元龟》，勿吉之初通魏，事在延兴五年，上距太延元年凡四十年；是时勿吉既与高句丽接界；则勿吉之强，盖在此四十年中。夫余旧土，遂为所并也。”文咨王时降于高句丽之夫余王，津田氏谓在浑河流域，所谓新夫余也。予案《晋书》谓肃慎“自汉以后，臣服夫余，故虽以秦汉之盛，莫之致焉。”则勿吉之地，盖本肃慎氏故土。夫余强时，夷为其属，故不能以名自通。迨夫余王室，自今长春附近，南迁浑河之滨；故居其地之肃慎人，乃日渐强盛；终至以勿吉之名，自通于上国。非必魏时勿吉之地，故为貉人所居，夫余既衰，肃慎乃从而据之也。其汉时所谓挹娄，晋时所谓肃慎，则在夫余东界之外；纵或服属，未尝系籍而为之民，故仍能以名自闻焉。降及隋时，其种人与中国通者愈多。《隋书》记其部落，大者有七：“曰粟末部，居最南，与高丽接。曰伯咄部，《唐书》、《五代史》均作汨咄。居粟末北。曰安车骨部，居伯咄东北。曰拂涅部，居伯咄东。曰号室部，居拂涅东。曰黑水部，居安车骨西北。曰白山部，居粟末东南。”粟末部，津田氏谓即魏时之勿吉，以地理征之，良是。盖魏时通中国者，惟此一部，不烦分别；隋时闻于中国者多，乃以粟末别称之也。白山，今长白山。黑水，亦今松花江。此水上源称粟末，会嫩江东折后，盖汉魏时称弱水，隋唐时称黑水？《唐书》述靺鞨诸部：惟无号室之名；余六部名及地望，皆与《隋书》同；而曰：“部间

远者三四百里，近者二百里；”核其道里，断不得至今黑龙江。《金史》云：“女直之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者也。”语极明白。清人以敖嫩克鲁伦为黑龙江上源，不自知其与古不同，而转疑往史之言为误，可谓慎矣。《唐书》于六部之外又云：“黑水西北有思慕部。益北行十日，得郡利部。东北行十日，得窟说部。稍东南行，十日，得莫曳皆部。又有拂涅，亦称大拂涅，虞娄、越喜、铁利等部。《通考》：“渤海以越喜故地为怀远府。”《辽史》：东京韩州，“本渤海越喜县也。”又银州新兴军，“本故越喜国城。”又东京信州，“本越喜故城。地邻高丽。”《金史》韩州柳河县，“本粤喜县地。”案渤海怀远府，辽金元皆为信州，在今宁安附近。辽韩州，在今开原之北。银州，今铁岭也。《通考》又云：“渤海以铁利故地为铁利府，故铁丽国地。”案渤海铁利府，当在今图们江北岸。拂涅、铁利、虞娄、越喜，时时通中国；而郡利、窟越、莫曳皆，不能自通。白山本臣高丽；唐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汨咄、安车骨等浸微，无闻焉。惟黑水完强，分十六落，跨水称南北部。”此即后来之金人也。

靺鞨之众，距中国远，而近朝鲜，故其兴起，恒为近于朝鲜之部落；前之渤海，后之女真皆是也。渤海之兴，《新旧唐书》记载互异。《旧书》云：“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万岁通天中，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尽忠既死，则天命右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讨其余党。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

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新书》则云：“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北新罗，以泥河今江陵北之泥川水。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高丽遭残稍归之。万岁通天中，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翊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诏玉铃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索仇击斩之。是时仲象已死，其子祚荣，引残彘遁去。楷固穷蹙，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于是契丹附突厥，王师道绝，不克讨。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云云。案《新书》之文，显系杂采众书，以致复纒误谬。自“渤海本粟末靺鞨”至“稍归之，”盖采自一书。此书仅言渤海兴起之大略；而南北新罗十五字，则又误以渤海盛时疆域，系之保据东牟山之时。自“万岁通天中”以下，当又采自一书。此书言渤海兴起之事校详；然似又采他说补苴之，故又误以“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之语，系之天门岭战前。其实奥娄即挹娄音差，桂娄或挹娄形讹。《旧书》所谓桂娄故地之东牟山，《新书》所谓挹娄之东牟山，及太白山东北之奥娄河，三者正自一地；乃祚荣既败李楷固后所据，而与楷固战前保阻自固之地，虽在营州之东，必不能至挹娄故地；《旧书》大致，自不误也。《新书》称其部为粟末靺鞨，而《旧书》称为高丽别种。盖以其久附句丽云然。《新书》谓祚荣承乞乞仲象之业，《旧书》谓身自创乱，亦无从定其孰误。然二书皆称乞四比羽为比羽，

则似乞四其姓，比羽其名。乞四二字，似仍乞乞音差；而大字又颇似据中国文义自定之姓氏。得毋乞乞仲象，为其本来之氏名，而大祚荣三字，则其自定之汉名汉姓欤？

渤海传国，凡十二世。其自立，在周圣历二年。其亡，在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前后二百三十年，其疆域：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其遗址不可悉考。大约上京龙泉府，在今敦化县附近。中京显德府，在今吉林西南。西京鸭绿府，在今辑安县境。东京龙原府，在今海参崴。南京南海府，在今朝鲜之咸兴。其疆域：盖包今吉林全省，奉天东边道之半，朝鲜之咸镜平安二道，及俄领之沿海州；一切制度，无不模范中华；可谓海东盛国矣。其都城忽汗城，在今宁安南镜泊上，所谓忽汗城临忽汗海也。第三世文王钦茂，尝徙上京，又移东京。第四世成王华屿，还居上京。然契丹之灭渤海，为时曾不浹月，何哉？《辽史·本纪》：太祖以天赞四年，闰十二月，丁巳，夜围夫余府。明年，正月，庚申，拔之。进攻忽汗城。渤海哀王禋諲，使老相将兵三万拒战，败降。丙寅，围城。己巳，禋諲请降。辛未，遂出降，前后仅十四日。夫余府今农安县。《隋书》述靺鞨七部胜兵之数；粟末部数千，伯咄七千，余五部并不过三千；则幅员虽广，户口不繁。门艺之谏武艺曰：“昔高丽盛时，士三十万；抗唐为敌，可谓雄疆。唐兵一临，扫地尽矣。今我众比高丽，不过三之一，王将违之，不可。”然则渤海国势，尚乃不逮句丽，所以能传世十二，历年二百者，徒以突厥为梗，道路阻塞；盛唐之师，不暇远略；而自句丽百济，相继覆亡，新罗北疆，仅及涓水；又其嗣世之主，奕世尚文；拓土朔垂，非其所欲故耳。契丹勃起，

而裡譟之亡忽焉，固其宜矣。

然渤海疆域广远，又其种人风气劲悍，谚曰：渤海三人敌一虎。故契丹虽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系其王而墟其国，而究不能尽服其人。金于霖《韩国小史》云：“渤海之亡，其民之归高丽者无虚岁。距契丹远者，往往自立称王。”案其见于中国史者：有定安国，宋太祖开宝三年，其王烈万华；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其王乌玄明，皆遣使通表。又有琰府王，太平兴国六年，尝诏其助讨契丹。《韩国小史》又云：“高丽史高丽王氏之史。载契丹伐渤海，事在我国宋真宗二年。及徽宗政和五年，又有渤海旧国者，立大氏为王。金太祖攻克之。时渤海胜兵三万人。太祖虑其难制，仍岁驱之转戍山东。至绍兴十一年，遂尽驱以行。此渤海旧国，或云即忽汗城也。初契丹之灭渤海也，徙其名帐于辽阳等处，藉以控制高丽、女真。案此即所谓曷苏馆者也。参看下文。每战，常以渤海为前锋。金太祖起兵，招诱之曰：女真、渤海，本同一家。其人遂降。然金卒忌其强，宋高宗绍兴十九年，尽驱其众于燕南。自是渤海之名，乃绝无闻焉。”以上皆据《韩国小史》。然则渤海之亡，实远在哀王败降之后也。

金源缘起，中国、朝鲜史籍所载，亦颇有异同。《金史》自述其先为黑水靺鞨。又云：“渤海盛强，黑水役属之。渤海灭，复役属契丹。在南者系籍，号熟女直；在北者不籍，号生女直。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也。”其说本甚明白。而朝鲜史籍，称熟女直为西女真，地在白头山即长白山大干长岭之西，鸭绿江之北；生女直为东女真，在长岭之东，豆满江之南北。豆满江，即图们江。彼国史家，

因疑金之先在黑水流域为太远。然以黑水为今黑龙江，限其名于与松花江合流之后，本清代史家之误，前已辨之。《大金国志》云：“世居混同江之东长白山下；南邻高丽，北接室韦，西界渤海，东濒海。”其所言，固与朝鲜史所载相符也。女直之名，见于《辽史》者，又有北女直、南女直、长白山女直、鸭绿江女直、濒海女直，盖各就其地名之。

至金室之先，出于高丽，则《金史》与朝鲜史同。然《金史》谓其始祖名函普；而朝鲜史则云：“平州今永兴僧今俊，遁入生女真，生子，为金之始祖；”又有谓“平州僧金幸之子克守，娶生女直女，生古乙太师，为金之始祖者。”朝鲜史家云：“《金史》载函普之徙，其兄阿古迺以好佛不肯从，则为僧之说，似非无因。”予案金源先世事迹，搜访纂辑，实出穆宗第五子勛，至为审慎，见《金史》始祖以下诸子传。自不容以朝鲜人传闻之说致疑。然朝鲜史又载“宋徽宗崇宁八年，女真使襄弗失请和曰：昔我太师盈歌，尝言我祖宗出自大国，至于子孙，义当归附。今太师乌雅束，亦以大邦为父母之邦。”则金人之出于朝鲜，金人固自言之矣。予又案《金史》但称金之始祖名函普，初不言其姓氏。至其后以完颜为姓，则女真部族之名，非函普之氏也。而朝鲜史载金室之先，本为彼国金氏。金人国号之由来；《金史》始则谓“国言金曰安出虎，以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继又载太祖建国之诏，谓“契丹名国，义取宾铁；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遂号国为大金。”二说自相矛盾。窃疑生女直之俗，犹用女系；故始祖娶完颜部女，而子孙遂以为姓。然始祖之为金氏，其子孙固犹能识之，其后遂以为国名。观《金史》“安出虎水源于此”之说，则知

金源之名，远在太祖称号以前；太祖之诏，特傳旧名以新义耳。自古闻女直有黑水，不闻有金川。安出虎水之名，果何自来哉？或正由高丽金氏居此而命之与？高丽金氏，系出中国，则金室之先，且出于汉族矣。史事变幻，固有非常情所度者，夏桀淳维之说，亦不能概斥为无征矣。

金室之先，盖以文明人入野蛮部落；以开明之酋，驭悍鹜之众；故其兴也淳焉。始祖居完颜部，在仆干水之涯。今布尔哈图河。取其部女，生二子，一女，遂为完颜部人。始祖之曾孙曰猷祖，徙居海姑水。又徙安出虎水。今阿勒楚喀河。始筑室，知树艺。猷祖子昭祖，稍用条教为治。辽人以惕隐官之。昭祖耀武，至于青岭，白山，入于苏滨渤海之率宾府，金之恤品路。地自今兴京西南越鸭绿江。耶懒之地。耶懒，即后来之曷懒路。地自今朝鲜吉州以南，至咸州。子景祖，受辽命，为生女直部族节度使。自白山、耶悔、未详统门、图们异译。耶懒、土鲁伦未详之属，至于五国之长，辽五国部，城在朝鲜会宁府，宋二帝所迁也。皆听命。女真部族，駉駉向统一矣。自景祖以后，常挟辽以号令同族，因以市功于辽。而又力阻辽兵入其境。景祖传位于次子世祖，使越三子而传位于第四子肃宗，以及第五子穆宗。世祖初年，同族群起构衅，势颇危急。世祖一战破之。诸部次第来降。女真统一之业，至是告成。穆宗卒，世祖子太祖立，遂举兵叛辽。

契丹控制女真之地有三：一咸州，在铁岭东。一宾州，今吉林宾县。一宁江州，吉林北松花江右岸之乌拉旧城。《大金国志》云：“居混同江之南者为熟女真，北为生女真。契丹自宾州混同江北八十里，建寨以守之。”

又云：“契丹诱女真豪右数千家，处之辽阳之南，谓之曷苏馆。自咸州东北分界入山谷，至涑末江，中间所居之女真，隶咸州兵马司，谓之回霸。极远而野居者，谓之黄头女真。居涑末江之北，宁江州之东。地方千余里。户十余万。族帐散处山谷，无国名，自推豪桀为长。小者千户，大者数千户。而黄龙府今农安。则其总汇之地也。金太祖既起兵，连克宁江、咸州。辽遣使议和。金要其迁黄龙府于别地。盖金之初兴，部落寡小，见下谓其欲取辽而代之，断无是理。其所求者，不过脱离辽人之羁制而已。乃和议迁延不就，而黄龙府遂为金所克。天祚帝自将征之，又以内乱，仓卒而返。未几，渤海人高永昌据东京，金太祖攻克之。东京郡县，遂为金有。不但辽之所以控制女真者全亡，即前此所迁渤海之众，亦皆归于金。女真至此，可谓悉离辽而自立。然谓其遂有取辽而代之之心，犹未必然也。故迁延于和议者仍累年。其后和议终不就，辽室又自行分裂，谓南京别立秦晋国王淳。辽耶律余睹又来降，则姑发兵尝之。尝之而天祚帝竟不能抗；秦晋国王，既不能定其众，又南迫于宋；太祖自将，居庸不守；而辽祚遂忽焉以斩矣。然其在金，则仍幸也，非真有兵力，足以亡泱泱大风之辽也。职是故，辽地殆皆金人所下，而燕、云故地，仍举以还宋，不过欲得一平州而已。其后宋金启衅，汴京被围，为城下之盟，金之所欲得者，不过太原、中山、河间三镇。进一步，所欲者亦止于两河。和议不定，宋人又不能守河南、山东。金人乃出兵经略之。然仍立一刘豫。刘豫又不能守，挾懒等几欲举以还宋，宗弼乃决策再取之。盖自挾懒败亡以前，金人迄未有意于河南、山东也。所以者何？其部落寡小，其力实止于是也。故金之兴，

虽由其部落之善战，而其成功之大，则亦多直天幸，非尽人力所致也。

女真之衰，由于海陵、世宗之南迁。其种人多入中原，既失旧时强悍之风，而又不能勤事生产。一旦蒙古崛起，而其势遂不可支矣。见下。

蒙古，亦女真同族也。蒙古出于室韦。《魏书》作失韦，云：“盖契丹之类；在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室韦。”《唐书》云：“鲜卑之别部。”案契丹为鲜卑宇文氏之后，已见第三篇。则二书之说相同。然《魏书》云：“其语与奚契丹同；”而《唐书》云：“其语言靺鞨也；”则又相乖异。今案《魏书》，室韦酋长，号余莫弗瞞咄，此语正与靺鞨同，则《唐书》之言不误。《魏书》之云，盖指其邻近契丹之部落言之。魏时室韦之通于中国者，固不若唐时之盛也。余莫弗瞞咄，《唐书》作莫贺咄。室韦风俗，有与契丹类者，契丹父母死，置尸树上；南室韦则部落共构大棚，置尸其上是也。有与靺鞨类者，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之冬月穴居是也。故知《魏书》之云，实以室韦与契丹相混。

肃慎、挹娄、靺鞨，皆在松花江以南，室韦则在嫩江沿岸。满族开化，既由朝鲜之牖启，则渤海、金源，立国早于蒙古，亦其势也。漠北自回纥之亡，久无强部；而游牧之族，散处其间者甚多；终必有能收率而用之者，蒙古则其选也。故蒙古之兴，与渤海、金源，事势又异。而满洲之兴，地实在今吉会铁路沿线，则其情势，与渤海、金源正同也。

《魏书》述失韦疆域云：“出和龙北千余里，入契丹国。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盖水，又北行，三日，有犊了山。其山高大，周围三百余里。

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捺水。”捺水即难河，事至明白。余诸山水，皆不能确指其今名。然此行必越辽河及洮儿河以至今嫩江。则无疑矣。魏时所通之失韦，盖止于此？《隋书》则区其众为五部：曰南室韦：“在契丹之北三千里。土地卑湿，至夏则移向西北贷勃，欠对二山，”此部盖即魏时所通。当在今龙江附近。“距契丹三千里，”似失之远。然四裔道里，往史多不甚详。即如《魏书》云，“自和龙千里而入契丹，”其词亦不谛也。“自南室韦北行，十日，至北室韦，依吐纥山而居。又北行，千里，至钵室韦，依胡布山而居。”盖皆在今兴安岭中。“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韦，因水为号也。”屠氏寄《蒙兀儿史记》云：“今俄领阿穆尔省有结雅河，东源曰昔林木迪；蒙古语。译言黄曲水；即深末怛异文，”“又西北行数千里，至大室韦。径路险阻，言语不通，”则逾兴安岭入西伯利南境矣。“言语不通”，似非同种。盖因自室韦以往，故假名之。《唐书》云：“室韦居獠越河北，”似仍专指隋时之南室韦。獠越河，即捺水异译也。又述其分部凡二十余：“曰岭西部，曰山北部，此所谓岭，及山，盖指今苏克苏鲁索岳尔济等山？曰黄头部，曰大如者部，曰小如者部，曰婆莫部。盖即钵室韦？曰讷北部，曰骆丹部，悉处柳城东北；近者三千里，远者六千里而赢。”今自洮南经吉林、长春至龙江附近，皆其地也。“最西之乌孝固部，与回纥接。当俱轮泊之西南。”俱轮泊，今呼伦池也。“自泊而东，有移塞没部。稍东，有塞曷支部。益东，有和解部、乌罗护部，耶礼部。岭西直北曰纳北支部。北有大山，山外曰大室韦。濒室建河，”室建即萨哈连异译，

今黑龙江也。河南有蒙兀部。其北有落坦部，猺越河之北，则称东室韦焉。五代时凡分三部：一曰室韦，二曰黄头室韦，三曰兽室韦。其见于《辽史》：有单称室韦者；又有大小黄室韦，盖即所谓黄头室韦也？黄头室韦，即黄头女真也。可见室韦，女真为同族。

蒙兀，《旧唐书》作蒙瓦。洪氏《元史·译文证补》谓即后来之蒙古，其说甚确。蒙古，《辽史》作盟古，萌古，《金史》作盟骨，《契丹事迹》作滕古，《松漠纪闻》作盲骨子，《西游记》始作蒙古，明时修《元史》用之，遂为定称。蒙古部族，据予所考，实鞑靼、室韦之混种；而鞑靼又为靺鞨及沙陀突厥之混种。有元帝室之始祖曰孛儿帖赤那，始居斡难沐涟之源。十传至孛儿只吉歹蔑儿干，娶蒙古部女，始以蒙古为部名。与金始祖娶完颜部女，子孙遂以完颜为氏正同。已见第四篇《附录》，兹不赘述。孛儿只吉歹之子曰脱罗豁勒真伯颜。脱罗豁勒真二子：长曰都蛙锁豁儿，次曰朵奔蔑儿干。朵奔蔑儿干之妻曰阿阑豁阿。生二子：长曰别勒古台，次曰不古讷台。既寡，又生三子：曰不忽合塔吉，曰不合秃撒勒只，曰孛端叉儿蒙合黑。初，朵奔蔑儿干猎于脱豁察黑温都儿。温都儿，译言高山。遇兀良哈人，即鹿林中，乞其余。已而遇马阿里黑名伯牙兀歹，氏。《元史》作伯岳吾。饥困，请以子易肉。许之。携其子归，以为奴。别讷古台、不古勒台疑其母私于奴。母知之。春日，烹伏腊之羊，食五子，曰：“夜见黄白色人，穿穹庐顶孔入，摩挲我腹，光明入腹中。其去也以昧爽。我窃窥之，如黄犬然。遂生此三子。后日必有贵者。”不忽合塔吉之后为合答斤氏。不合秃撒勒只之后为撒勒只兀惕氏。孛端叉儿之后为孛儿只斤氏。孛儿只斤，译言灰色目睛，谓